

第一章

夏末的雨讓人有些猝不及防，上一秒還晴空萬里，下一秒豆大的雨水就劈里啪啦砸在窗戶上。

「我的手機！」

「快關窗快關窗！」

「何亞志你動作快點！」

倒數第二排的微胖男生連忙站起來，關完前窗關後窗，一邊關一邊說：「關了關了，你別瞎嚷嚷，等會兒把季哥吵醒了。」

他隔壁同學往後看了眼，小聲嘀咕道：「就季哥這睡眠品質，十個我都吵不醒。」話音剛落，後排趴著睡覺的男生動了動，他推開桌上的書，白皙修長的手指抵著額頭，擋住亮到晃眼的日光燈。

何亞志連忙遞上眼罩，「季哥你繼續睡，我就關個窗。」

季郁懶洋洋地應了一聲，透過指縫看見了校服上的名字、學號、校徽和校名。

江德中學，何亞志。

季郁愣了下，這人他不認識，這學校他更是沒有聽說過。

這時一個男生衝進教室，喊道：「下午國文課改成自習，其他正常上課。」

班裡瞬間怨聲載道。

「有沒有搞錯啊？」

「這才開學第一天……」

季郁更懵了，明明下個月就要考試了，什麼開學第一天？

「叮，您的人工智慧系統小R上線啦！恭喜您穿越到《帥氣校草吻吻愛》，這是一本貼合宿主實際情況的校園文，您現在就是男主角喲。」

半晌，季郁才在心裡罵了句髒話，他想開窗，卻在看見玻璃上映出的倒影時怔了怔。

這張臉和他長得一模一樣。

季郁將前額的髮絲撥到腦後，眉尾的皮膚光潔白皙，少了一道疤，是他高三打籃球時弄傷的疤，因此準確的說，這具身體和他高二的時候一模一樣。

不等他發問，小R便強調道：「貼合宿主實際情況，當然包括身體啦。」

季郁覺得這句話有點不對勁，但又說不出來。

小R笑嘻嘻地說：「為了響應國家號召，督促莘莘學子學習，宿主的任務就是好好學習，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學霸，成為萬千學渣的表率！每完成一個任務就能少走一部分劇情，等到所有劇情結束您就自由啦！任務一：在二十四小時內認真聽完一節課，成功獎勵：視力 5.0。」

季郁翻了個白眼，他雖然有點近視，但完全不會影響正常生活，所以這個獎勵讓人毫無動力。

他在心裡問道：「如果任務失敗了呢？」

「那就要走原文劇情囉，第一段劇情是您翹課，翻過兩公尺高的圍牆，被女主角遠遠的瞥見。」

「就只是一模一樣地走劇情？」

「是呀，您要 and 女主角談戀愛，之後還要親親抱抱壁咚等等，將會沒有時間學習，太慘了。」小R十分可惜地歎了口氣。

季郁滿頭問號，他看起來像只愛學習不愛美人的人嗎？

「所以走完全部劇情也是一種選擇，對嗎？」

小R沉默片刻，沒有否認，而是說：「梅花香自苦寒來，寶劍鋒從磨礪出，小R相信高二的課程是難不倒您這個高三生的，馬上要上課了，小R不打擾您學習啦，如果需要小R的話就呼叫小R，您的專屬人工智慧就會上線哦。」

小R剛下線，上課鐘聲就響了，這段音樂季郁很熟悉，是莫札特的《土耳其進行曲》，也是他高二時的上下課鐘聲。

直到鈴聲結束，季郁才回過神，打量起教室，發現他的座位也和原來一樣，最後一排靠窗的學渣寶座，如果不是周圍同學的陌生面孔，他都要以為自己沒有穿越了。

季郁在心裡歎了口氣，起身離開教室。

一個男生從廁所出來，看見季郁後喊道：「季哥。」

季郁對他點點頭，毫不猶豫地走了進去，只見廁所牆壁是淺白色瓷磚，整體乾淨敞亮，洗手臺上還擺著香薰，不像是學校的廁所，更像是百貨公司的。

香薰有些濃，季郁眉心微蹙，點了根煙，尼古丁的味道讓他逐漸冷靜下來。

他現在有兩個選擇，一是好好學習完成任務，跳過劇情，重獲自由；二是走完所有劇情，重獲自由。

季郁吐出煙圈，仔細回憶小說內容。

故事並沒有什麼特殊，普通的狗血校園文，男主角和他挺像，是喜歡翹課睡覺的校霸，女主角是乖乖女學霸，剛轉學過來就弄髒了男主角的衣服，一些女同學誤以為她是想吸引男主角的注意，開始針對女主角，男主角本來漠視這些事，卻在聞到女主角的香水味後幫了她，關注女主角的言行舉止展開追求。

而除了男主角霸道總裁式的臺詞和自信，他的癖好也讓季郁有些難以接受——男主角每次遇到女主角，都會情不自禁地聞脖子、咬脖子。

不是情到深處水到渠成式的咬，而是先咬了再發展感情，女主角也很神奇，每次被咬就身體一軟面紅耳赤，季郁一開始還以為是個變態，看了眼主角欄才確定這變態是男主角。

廁所門口的腳步聲拉回了季郁的思緒，他下意識把煙藏到身後，看向來人。

這人身形高挑，五官比普通人深邃，他穿著校服，襯衫沒有一絲皺褶，扣得嚴嚴實實，舉手投足間隱約可見其肌肉弧度。

季郁眯了眯眼，校服上的名字不大，他只能看清上面繡著個「顧」字。

男生站在入口處，似乎是聞到了煙味，盯著季郁看了會兒。

季郁沒有遮掩，抬手晃了晃指間的煙，問道：「抽嗎？」

顧琮皺起眉頭，看了眼緩緩上升的白色煙霧，徑直走到洗手臺前開始洗手，不是隨使用水一沖就完事，而是標準的濕搓沖捧擦，每一步都在明晃晃地告訴別人他

有潔癖。

洗完手，顧琮用衛生紙細細地擦拭雙手，接著一言不發地轉身離開。

下一秒，刺耳的警報聲響徹廁所，季郁這才發現頭頂有個煙霧探測器，紅燈瘋狂閃爍，細密的水絲灑了出來，隔著走廊他都能聽到附近教室的騷動聲。

季郁抹了把臉，趕緊把煙掐滅離開。

教室裡的同學們伸長腦袋往外瞧，想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，見到季郁的模樣後紛紛低聲討論。

何亞志弓著背，壓低聲音問道：「季哥，廁所那動靜是你弄的嗎？」

「嗯，抽了根煙。」季郁頭髮沾著不少水珠，前額的髮絲變成一縷縷的，水珠順著下頷鑽入敞開的領口。

他本來就長得好看，這模樣更有種禁慾感。

何亞志艱難地挪開視線，「暑假的時候不是在群裡說了嗎？學校的廁所統一都裝了煙霧探測器。」

季郁反問：「大家都知道？」

「那不一定。」何亞志哪敢點頭，某個不知道的人就坐在他面前呢。

季郁側身靠著牆，雙腿交疊，腳尖在空中一點一點，怪不得剛剛那姓顧的看了眼天花板。

嘖，沒有同學愛。

沒多久，戴著金邊半框眼鏡的男人出現在門口，教室裡窸窣窸窣的聲音戛然而止。汪德輝大約三十多歲，語調不急不緩，「數學課和國文課換一下，上學期的期末試卷是不是發下來了？拿出來我們檢討一下。這次題目很簡單，大家的成績看起來都不錯，但不能掉以輕心，學測和分科測驗是不可能這麼簡單的，你們成績至少要打個七八折。」

季郁的數學試卷就攤在桌面上，他打了個哈欠，覺得題目好像是有點熟悉，不過很快他就發現自己毫無頭緒，事實證明高三的學渣回到高二還是學渣。

季郁扔掉筆，趴下睡覺，仔細想想聞脖子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，香香軟軟的女朋友……脖子誰不愛呢？

季郁以往在教室都睡不安穩，但這一覺睡醒已經是傍晚了。

江德中學是住宿制，只強制高三留在教室晚自習，高一高二能夠自由活動。

不過汪德輝沒有直接宣佈放學，而是說：「班長副班長把這些學習用品發一下，發完再放學。」

東西一發下來，大家都有些驚訝。

「這個牌子的筆和本子不是挺貴的嗎？學校這麼捨得花錢啊？」

「這是顧大少爺家的產業啊，學校都不用花錢吧。」

何亞志興沖沖地轉身，「季哥，下午顧大少來過了，汪老師安排他坐你隔壁。」

季郁側頭看著身旁空蕩蕩的桌子，就算只是開學第一天，每個人桌上或多或少都有擺些東西，唯獨這張桌子連枝筆都沒有，完全不像有人坐的樣子。

「重點是顧大少確認完座位就走，走得那叫一個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——」何亞志

瞬間收聲。

汪德輝走了過來，「慈愛」地拍了拍何亞志的腦袋，接著對季郁道：「季郁，高二目前就只有你的寢室還有空床，目前是安排顧琮和你同寢。」

汪德輝知道這小子平常最多翹課睡覺，可一旦被找碴惹出來的事都不小，高一的時候季郁就把一個同學打進了醫院，現在校方又安排了個惹不起的當他室友……

汪德輝歎了口氣，提醒道：「顧琮不一定會住校，我知道你習慣一個人住，如果真的多了個室友要和諧相處。」

季郁半闔著眼，懶懶地嗯一聲，他想起來了，顧琮是小說裡的高富帥男配角，似乎和女主角小時候有段淵源。

又嘮叨了些話，汪德輝才離開，教室瞬間變得鬧哄哄的。

何亞志滑著手機，一臉豔羨地回頭，「媽耶，原來咱們學校的圖書館和游泳館就是顧大少家贊助的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從國際班轉來我們班，會不會是為了某個人？」

肯定是為了女主角。季郁邊想邊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。

「真的是人生贏家，長得這麼帥，家世好，A到爆，不聽課不看書還是年級第一……」

從「人生贏家」之後季郁就沒再聽下去了，他翻找書包，從裡頭找到了一些證件、鑰匙還有手機。

手機主頁的 App 少得可憐，通訊錄是空白的，連簡訊也沒有，像是備用機。

何亞志沒注意到季郁的分心，笑咪咪地從副班長朱茜那裡接過筆記本，「朱茜，這筆記本顧大少也有份嗎？」

朱茜點頭，「有啊，每個人都有的，不過我剛才數了數，咱們班多一份。」

何亞志笑問：「多出來一份給誰？」

朱茜扔給他兩枝筆，「反正不給你。」

季郁收起手機，問道：「咱們班就顧大少爺是新來的？」

「對啊，怎麼了？」何亞志疑惑。

「沒什麼。」季郁搖頭，看來女主角還沒有轉學過來。

發完學習用品，班長陳瓊思宣佈放學，所有人一窩蜂湧了出去。

何亞志把作業塞進書包，例行詢問，「季哥，需要我幫你帶晚飯嗎？」

「一起去餐廳吧，然後回寢室。」他都不知道這些地方在哪兒，正好跟著何亞志認一認。

這個回答出乎何亞志的意料，季郁一天能睡十幾個小時，飯點也都是睡過去的，很少去餐廳，激動地捋了捋劉海，「去三樓？那兒 O……菜出了新品。」

「行。」

學校有兩個餐廳，一個教師餐廳，一個學生餐廳，學生餐廳一共三樓，每層樓的價格階梯式上升，菜品種類與口味也越來越豐富，三樓是最受 Omega 歡迎的，

因此也是最受 Alpha 歡迎的。

季郁對此一無所知，也沒有留意別人看自己的目光，只覺得空氣裡有股甜絲絲的味道，忍不住問何亞志，「菜不是甜的吧？」

他雖然嗜甜，但僅限於甜點，完全接受不了飯菜是甜的。

「不甜的！」旁邊排隊的女生鼓起勇氣，搶在何亞志前回答了問題，說完含羞帶怯地低下頭，不敢看季郁。

季郁隨口應道：「謝了。」

女生呆了呆，漲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不、不客氣。」

點完菜季郁隨便挑了個位置，剛坐下就聽到身旁難掩興奮的對話。

「天啊，顧大少來學生餐廳了！」

「哪兒哪兒？」

「哇，好帥！」

季郁忍不住抬眼，想看看這位顧大少到底長什麼樣，結果就看見一個熟悉的人影。那人抿著唇，神情淡漠，夕陽撒在身上不僅沒有為他添上絲人氣，反而映得他更加冷冽，像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。

這不就是在廁所遇到的那位同學嗎？

「季哥，你覺得顧大少怎麼樣？」何亞志邊看手機邊問。

季郁挑了挑眉，嗤笑道：「不怎麼樣，你幹麼問這個？」

何亞志點點螢幕，把帖子轉發給季郁，「學校論壇都在說你和顧大少坐隔壁的事情，大家在賭你們倆以後會是什麼關係。」

季郁撇撇嘴，「無聊。」

季郁和顧琮都是學校的頂級 Alpha，以前一個國際班一個普通班，王不見王，現在成為同班同學，消息剛散出去幾個小時，論壇就冒出來各種兩 A 相遇後會發生什麼事的帖子，成為死對頭、成為好朋友、成為情敵……各種猜測百花齊放。想起季郁方才的笑聲，何亞志果斷斥十元鉅資賭兩人會成為好朋友。

「哎，顧大少走了，再不走我就要發情了。」

這是什麼虎狼之詞？

季郁震驚地望了過去，看見隔壁桌的兩個少年，說要發情那位滿面懷春，他的同伴則一副看見心上人般癡癡地望著自己。

他們的聲音不小，可沒有人驚訝於他們喜歡男人，反倒是又有幾個男生對著季郁紅了臉。

季郁面無表情，現在高中談戀愛都這麼光明正大又開放了嗎？

他從小到大顏值都在線，追求者多不勝數，但從來沒有被男生公然示愛的經歷，更別說一群男生了。

此時，又一個男生從他面前走過，吹來一陣甜風。

季郁有些吃不消了，他尊重每個人的性向，但這香水味是真的濃到不行，就連嘴裡都有股說不出的甜膩味。

見季郁表情不太好，何亞志問：「季哥你沒事吧？」

季郁放下筷子，皺眉道：「太香了。」

「我估計有人和我匹配率百分之五十以上。」何亞志聞著香甜的費洛蒙嘿嘿一笑，往嘴裡扒了兩大口飯，讚道：「下飯。」

季郁挑眉，這些人怎麼都奇奇怪怪的？

何亞志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飯，眼巴巴地盯向季郁沒動過的飯。

季郁被熏得頭昏腦脹，把餐盤推到他面前，「你吃吧，我去外面等你。」

他快步走到走廊吹風，清新的草木香味驅散了鼻腔裡令人作嘔的香水味。

江德中學三面臨水，河邊栽著垂柳和花，不少男男女女在河邊散步，一對對手牽手的情侶從橋的這頭走到那頭，又從橋的那頭走到這頭。

季郁眯了眯眼，心說連談戀愛都不管，這小說哪裡貼合實際了？

在他原本世界的高中別說手牽手了，一男一女離得近點就會被老師叫去關心，他作為校草級別的差生代表，備受關注那是家常便飯。

「什麼？顧琮這學期換班了？」不遠處傳來粗獷的咆哮聲。

季郁瞥了眼，一個虎背熊腰的壯漢正在牆角打電話，手臂上的青筋都暴了起來。

「老子特地轉去國際班，他難不成是在躲老子？」壯漢說著狠狠地踹了一腳牆壁。

「他轉去哪兒了？一班？」

這模樣頗有被男朋友拋棄的既視感，季郁沒忍住勾了勾唇。

這畫面被剛從學生餐廳走出來的何亞志撞見，當場呆住了。

季郁半倚著牆，夕陽的光影勾勒出他精緻的輪廓，漆黑的眸子裡泛著些許笑意，前後排兩年，他第一次見到季郁這種笑容，周身不再像以前那樣陰沉，眼神變亮了，好像整個人都活了過來。

他捂著狂跳的小心臟，連忙回憶剛才聞到的 **Omega** 費洛蒙，並且告誡自己，「季哥是個 A，季哥是個 A……」

季郁掀了掀眼皮，見是何亞志，問道：「你說什麼呢？」

何亞志加大音量，「說你 A 呢，太 A 了，A 到爆。」

季郁大概知道 A 是什麼意思，是誇他帥、**Man** 之類，他經常被女生這樣誇，但何亞志是個男的……這學校這麼多 **Gay** 的嗎？

季郁猶豫了會兒，委婉地問：「你是同……你喜歡男 A 嗎？」

何亞志連連搖頭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不不不，我喜歡 O，我是很傳統的 **Alpha**。」

他的小心臟只是一時被美色誘惑了。

季郁不懂 O 是什麼意思，估摸著應該是誇女生的詞，所以喜歡 O 等於喜歡女生等於異性戀，應該是這本小說的特殊用詞吧，嗯。

季郁鬆了口氣，「走吧。」

宿舍就在河對面，被圍牆分成三大塊，季郁跟著何亞志進了最左側的 **A2** 樓，不少人站在公告欄前嘰嘰喳喳。

「靠，我差兩分就能進百名榜了。」

「前三名真的不會變啊……」

學校通知的成績只有個人的分數和排名，百名榜則是貼在每一棟教學樓和宿舍樓，

直到下次月考才會換。

「這麼快就出來了？」何亞志睜大眼睛，「我去看看。」

「嗯。」季郁對成績沒有興趣，他拿出口袋裡的鑰匙，上面貼著 401 號。「我先上樓了。」

寢室每一層樓都有自習室，就在樓梯邊上，自習室是玻璃門，所以季郁剛上四樓就注意到了長髮飄飄的朱茜。

她坐在第一排教身旁的男生題目，男生恍然大悟，樂得拍了拍朱茜的肩膀。

宿管阿姨正在自習室門口拖地，對男生寢室出現了女生這一事實視若無睹，季郁不禁多看了兩眼。

「季哥，等一下。」朱茜叫住他，走出自習室問道：「何亞志回來了嗎？」

「回來了，在樓下看成績。」季郁這才發現她居然和自己差不多高，一百八左右。朱茜笑道：「那就好，我去找他開門。」

為什麼要找何亞志開門？季郁不明所以地點點頭，關上寢室門。

寢室是雙人間，條件不錯，上床下桌，屬於顧琮的半間是空的，只有一張床是鋪好的，校服隨意地掛在椅背上。

季郁逛了一圈，衣服、洗漱用品等等都是按他的習慣擺設的，沒有調整的必要，他洗完澡躺到床上就開始莫名其妙犯困，連遊戲都不想玩，眨眼就睡著了。

第二天清晨六點，悠揚的起床鈴聲響徹宿舍，緊接著是各種談話聲、關門聲，足足持續了半個小時才恢復安靜。

他慢悠悠地起床，慢悠悠地出發，和老師一前一後走進教室。

何亞志看到他的時候，嘴裡的饅頭差點掉出來，難以置信地看著手錶，「才八點。」

季郁趴在桌上，打了個哈欠，「睡不著，太吵了。」

何亞志嘀咕道：「教室更吵啊。」

季郁拆了顆糖扔進嘴裡，隨口說：「教室熱鬧。」

話音一落，熱鬧的教室靜了下來。

季郁偏頭，只見顧琮迎面走來，拉開椅子坐下。

隨著他的靠近，季郁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和在學生餐廳聞到的那種刺鼻香水味不一樣，這味道很清淡，沁人心脾，說不出的好聞。

季郁摸了摸鼻子，心想顧大少用的香水應該挺貴的。

這節課是英語，英語老師雙手撐在講臺上，「把你們的暑假作業拿出來跟隔壁的交換，改一下對方的分數。」

季郁一貫不打算聽課，剛拿出手機想打發時間，眼皮底下就多了隻骨節分明大手以及寫著顧琮大名的英語試卷。

看著那漂亮流暢的英文字體，季郁怔了怔，他以前也練過這個字體，後來家裡出了事……

「看不懂？」顧琮冷淡的聲音拉回了季郁的思緒。

季郁斜睨了他一眼，「瞧不起誰呢？」

顧琮緩緩道：「不是瞧不起，是擔心。」

不管瞧不起還是擔心，這人都挺欠揍的。

季郁把自己的卷子扔給顧琮，正欲回擊，只見英語老師鷹隼般的眼光掃了過來，他只能暫時閉嘴。

「我們對一下答案，第一題到第五題，ABCD……」

季郁托著下巴在卷子上打了一個又一個的勾，先前的困意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心跳逐漸加快，腦子越來越清醒，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自心底蔓延開來，彷彿在催促他做什麼事情。

季郁轉著筆，他不喜歡這種被迫集中注意力的感覺。

不知不覺一節課過去了，下課鐘響起的瞬間，小R的聲音響起，「叮咚——恭喜宿主完成任務，獲得任務獎勵視力 5.0，成功跳過第一段劇情！」

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得季郁手一抖，筆飛了出去，他眯起眼睛不悅道：「剛才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」

小R疑惑，「什麼事情？」

季郁冷冷問：「你是不是讓我變清醒了？」

小R的聲音有些委屈，「小R 要是那麼厲害，宿主不是隨隨便便能完成任務了嗎？」

這時，顧琮推開椅子，季郁被吸引了注意力扭頭看去，5.0 的視力讓他清楚地看見對方捲翹的睫毛顫了顫，淺棕色的眸子看著自己。

顧琮把甩到他桌上的筆還給季郁，微微皺眉，「故意的？」

季郁愣了下，看見對方手背上多了條劃痕，劃痕慢慢地腫起，溢出血絲，而且越來越多，絲毫沒有止血的跡象。

顧琮瞥了眼，轉身離開。

季郁拍拍何亞志的椅背，問道：「有 OK 繃嗎？」

何亞志連忙翻出 OK 繃遞過去，「季哥你哪兒受傷了？要不要去保健室……」

「不是我，給大少爺的。」季郁拿過 OK 繃，走出教室。

何亞志看著他的背影，果斷點開之前說在賭他們兩人關係的帖子，果斷下注。

季郁走到廁所門口發覺居然有三個廁所，抬頭一看，門口的標誌不是傳統的男或女，而是 A、B、O 三個大寫字母。

他懵了，這是什麼新時代標誌？

正想著，A 廁忽然傳來聲音，季郁腳步一頓，他記得這是昨天傍晚遇到的那個壯漢。

「顧琮！我告訴你——」

季郁按捺不住好奇心往裡看了看，只見壯漢穿著籃球服，裸露在外的皮膚毛髮旺盛得像隻熊，眼睛直勾勾盯著正前方的人。

顧琮站在洗手臺前，黑色校褲顯得他的雙腿越發筆直修長。

季郁沒有偷聽別人說話的習慣，正欲離開，A 廁裡頭傳來一聲巨響，接著是壯漢

氣急敗壞的咆哮聲。

「媽的，你有沒有在聽老子說話？老子說陳瓊思是老子女朋友！」

原來是來找碴的。

他再往裡看，瓷磚上映著好幾個人影，顯然那壯漢還帶了不少人，只是剛巧他在視線盲區，沒看見他們。

注意到門口有人，壯漢張沖眼神凶惡地瞪過去，見是季郁頓時咬牙切齒，「季郁，今天還真是挑對日子了。」

張沖家裡有錢有勢，打小就是學校一霸，上學期聽說同年級有個 Alpha 很出名，氣勢洶洶地找了過去，看見季郁那比 Omega 還漂亮的臉蛋後頓時走不動道，調戲了幾句還想動手，結果被季郁打斷好幾根肋骨，在家休養了半年。

正好新仇舊恨一起算！

張沖向身後幾人使了個眼色，小弟們心領神會，立刻分成兩撥，一撥圍顧琮，一撥圍季郁。

季郁本來不想打架，可有個黃毛揮著拳頭就衝到面前，他歪了歪頭，躲過黃毛的拳頭，抬手掐住他的脖子狠狠撞在門上，順手鎖了門。

黃毛眼前一黑，抱著頭跪坐在地上，吼道：「媽的，你們愣著做什麼？」

下一秒，兩個男生一左一右包圍住季郁。

季郁國中報過不少班，散打跆拳道之類都會，對付這幾個花拳繡腿的小流氓再容易不過，他伸手抓住其中一人的領帶用力往上抽，同時把他當做人肉墊子將另外那人推進廁所隔間，頭卡在垃圾桶裡出不來。

季郁拍了拍手，想去幫幫嬌貴的大少爺，卻見顧琮一腳踩在張沖小腿肚，反剪他的雙手。

張沖膝蓋一軟，雙腿跪地，下巴磕在洗手臺邊緣，鮮血瞬間淌了出來，他痛得渾身發抖，仍舊破口大罵，「去你媽的顧琮，老子——」

顧琮皺了皺眉，乾脆俐落地卸了他的下巴，把他的雙手扭成駭人的弧度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張沖倒在地上，鮮血糊滿了整張臉。

這一招鎮住了在場所有人，小弟們嚇得往後退了一步，背脊發涼。

張沖痛得直打滾，恍惚間對上了顧琮不帶一絲感情的雙眼，他打了個寒顫，含糊不清地求饒，「我錯了我錯了……」

顧琮抬腳，鞋尖抵著張沖的後腦杓，迫使他翻了個面朝向季郁。

張沖這會兒找到了腦子，眼淚鼻涕橫流地對季郁說：「季哥對不起，我不該找你麻煩……」

等他道完歉，顧琮看著不敢動彈的小弟們，微抬下頷，語調平靜，「你們可以走了。」

小弟們哆哆嗦嗦地上前扶起張沖，快步逃離廁所。

季郁漫不經心地吹了聲口哨，「身手不錯。」

顧琮淡定地整理服裝儀容，左手背上尚未癒合的傷口十分引人注目。

季郁摸了摸鼻子，拿出 OK 繃，「吶，抱歉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剛才手抖了一下。」

顧琮垂下眼，視線從 OK 繃挪向了季郁白皙的脖頸，那裡傳來一股香甜的味道，誘人到不像是 Alpha 的費洛蒙。

他接過 OK 繃，禮貌性地說：「謝謝，不過你可能要去醫院看看。」

季郁愣了下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顧琮抿了抿唇，解釋道：「你的費洛蒙有點甜。」

季郁一臉迷茫，在心裡呼喚小 R，問道：「小 R，費洛蒙是什麼？」

為了方便宿主理解，小 R 言簡意賅，「就是你身上的香味。」

季郁下意識地抬手聞了聞，只聞到香薰的氣味還有屬於顧琮的清香似有若無地縈繞在鼻尖，他呼出一口熱氣，不以為然地說：「可能是香薰比較甜。」

季郁還沒來得及問甜和去醫院有什麼聯繫，汪德輝匆匆走進來，他扶著門框喘氣，看見地上的血跡立馬問：「剛才發生了什麼事？有同學說聽見尖叫聲。」

廁所的動靜不小，門又被關上了，路過的同學不敢進來，連忙跑去辦公室找老師。

季郁雖然是被迫參戰，但也是共犯，他瞥了眼顧琮，面不改色地說：「沒什麼，有位同學廁所上到一半流鼻血，現在應該已經在保健室了。」

汪德輝將信將疑地問顧琮，「真的嗎？」

顧琮掀起眼皮，看著季郁氣定神閒的樣子，緩緩補充了三個字，「費洛蒙。」

費洛蒙，流鼻血。

這兩個詞放到一起太容易引起遐想了，汪德輝曾經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深知費洛蒙的影響，他乾咳兩聲，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

季郁 Get 不到重點，絲毫沒有反應，散漫地站著。

「季郁你可以回去準備上課了，顧琮跟我去辦公室。」

季郁聳聳肩，率先往外走。

等走出廁所，汪德輝對顧琮說：「這個月月底有全國高中數學聯賽，你和陳瓊思應該對這個比賽很熟悉了……」

顧琮看著季郁進教室的背影，他耳邊的一小撮頭髮絲微微向上翹起，懶散地晃著，像主人一樣，他很快收回視線，回道：「謝謝老師，我會考慮的。」

汪德輝頓住，之前校方多次找顧琮參賽都沒二話，他甚至還代表國家參加過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，這次怎麼說需要考慮？

「是有什麼安排嗎？」

「家事。」

這個理由讓汪德輝沒法再勸，只好說：「那你好好斟酌一下，學校那邊我會去說的。」

顧琮點頭，「麻煩您了。」

另一邊，季郁剛走進教室，何亞志就急吼吼地問：「顧大少受傷了嗎？OK 繃用了沒？還是去醫院治療了？」

「小傷，不知道用了沒，去辦公室了。」回答完所有問題，季郁叩了叩桌面，反問道：「你和顧大少熟嗎？」

「不熟啊。」何亞志搖頭，「他以前都在國際班，我都沒見過他幾面，怎麼啦？」
季郁毫不在意地說：「他噴香水了，我在想他是 Gay 還是個精緻的直男。」
何亞志懵了，顧大少哪用得著噴香水，費洛蒙收斂成那樣都能迷倒萬千 Omega 了，至於後面那兩項是什麼意思……

他想了想，猶豫地開口，「他應該是喜歡 Omega 的吧。」

「Omega？」季郁琢磨了好一會兒，想到張沖在廁所說的話，他試探地開口，「陳瓊思？」

Omega 是陳瓊思的英文名……吧？

何亞志回頭看看前排的班長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「她是 Omega 沒錯啦……」
季郁了然點頭，那顧琮應該是個精緻的直男，既然如此噴噴香水很正常。

上課鐘聲響起，任課老師走上講臺，目光在季郁身旁的空位停頓片刻，說道：「上課了。」

季郁靠著椅背，揉了揉眼睛，運動完又犯困了。

「叮咚——小 R 帶著任務來啦。任務二：零點之前認真完成今天的作業，成功獎勵：耳聽八方，哪怕坐在後排也能清晰地聽到老師說的每一個字哦！」

這獎勵聽起來就很影響睡覺。

「失敗懲罰：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女主角的餐盤砸到，並且念出臺詞，『你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嗎？』」

季郁思索良久，打了個哈欠，趴下睡覺。

小 R 恨鐵不成鋼地說：「此刻打盹，你將作夢；而此刻學習，你將圓夢！宿主應該要堅持——」

「滾。」

「收到。」

第二章

上午一晃眼就過去了，第四節課的下課鐘聲一響，男男女女逃命似的衝了出去，午休時間教室依舊很熱鬧。

良久，陳瓊思拿著水杯走到朱茜桌邊小聲說：「朱茜，飲水機沒水了，能不能抬個水呀？何亞志吃飯去了。」

何亞志剛好拎著午飯走進教室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好像聽見有人喊我？」

「沒事，就抬個水。」朱茜擺擺手，她走到牆角把空桶拿下來，撕開新桶的包裝。隨著「嘶啦」一聲，後排角落的季郁腦袋一歪，迷濛地坐直了身體。

何亞志趕緊壓低聲音說：「沒水了，朱茜抬個水。」

以為自己吵醒了季郁，朱茜手一僵，差點拿不穩礦泉水桶。

季郁側頭，只見朱茜艱難地抱著水桶身形微晃，何亞志和陳瓊思則無動於衷地站著，眼巴巴地等喝水。

季郁起身扶住朱茜手裡的水桶幫她抬上去，皺著眉頭對何亞志說：「你怎麼讓女生抬水？」

朱茜扭頭看何亞志，用眼神示意何亞志：怎麼回事？季哥忘了我是 Alpha 嗎？

何亞志撓撓頭：他可能睡懵了？

陳瓊思悄悄紅了臉，喃喃道：「季哥的意思讓我以後找他抬水吧。」

門外的顧琮微垂著眸子，嘴角抵起一抹不易察覺的弧度，不知道費洛蒙嗎……

季郁坐下緩了會兒，見他們還盯著自己，疑惑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朱茜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說她是個 Alpha，只好默默地釋放費洛蒙，委婉地提醒季郁。

何亞志慢吞吞地說：「那個……季哥，朱茜很強的。」

「對的，她很 A 的。」陳瓊思弱弱地補充。

季郁掃了眼朱茜的身高，思索片刻便明白了，可能是想證明自己是女漢子吧，他以前班裡也有這樣的女生，會去嘗試男生們幹的體力活。

怕朱茜誤會自己性別歧視，他解釋道：「我剛才就是反射性地來幫忙，沒別的意思。」

「是我沒拿穩。」朱茜笑了笑，回到座位繼續念書。

何亞志把袋子放到季郁桌上，裡頭是三明治、餅乾、牛奶，還有一盒 OK 繃。

季郁把 OK 繃還給何亞志，「你的。」

「不是，這是給你買的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何亞志嘿嘿一笑，萬一顧大少下午要換呢？

「謝了。」季郁拆開三明治咬了一大口，下一秒表情僵住。

這三明治是辣的！

他不能吃辣，平常一點辣都不會沾，這三明治的辣度已經大大超出了他的承受範圍，他連忙喝起牛奶，含糊不清地說：「以後不要買這個了。」

「啊？」何亞志仔細地檢查三明治，沒買錯啊。「味道不對嗎？」

季郁一口氣喝完半瓶牛奶，口腔灼燒般的痛感才消失。「太辣了。」

何亞志有些納悶，以前不是還說這個三明治不夠辣嗎？

「可能是做法改了吧，除了這個就只有普通的芝士火腿和奶油培根了。」

「那兩個味道都行。」季郁應道，只要不是辣的他都能吃。

他放下三明治吃起餅乾，和從小吃到大的味道一模一樣，他好奇地看了看公司名：季式食品有限公司。

嘿，還是他本家。

季郁吃完半包餅乾的時候，顧琮回座位了。

他的坐姿很標準，上身挺直坐正，膝彎屈大致成直角，修長的雙腿略向前伸，典型的好學生坐姿。

他左手的 OK 繃大搖大擺地暴露在季郁視野，季郁忍不住問：「你的傷口怎麼樣了？」

顧琮淡淡地說：「沒事。」

季郁沒有給他新的 OK 繃，而是提醒道：「沒事就不要貼了，那樣傷口好得快。」

顧琮嗯了一聲，目光落在對方紅潤的唇上，他的唇形很好看，上唇弧度呈 M 型，嘴角似乎天生帶笑，顯得他很有親和力。

季郁舔去唇邊的餅乾渣，對上了顧琮的視線，他愣了下，把餅乾推過去，「要吃嗎？」

顧琮瞥了眼牌子，拿起一塊吃下，餅乾是葡萄味的，夾著巧克力碎，比聞起來還要膩。

季郁微笑著問：「好吃吧。」

顧琮微微皺眉，「太甜了。」

季郁嚼著餅乾，隨口道：「還行吧，我從小就愛吃這個。」

顧琮不動聲色地看了眼他的頸部。

一整個下午季郁都很有精神，哪怕是在最容易犯困的時間點聽著老師催眠似的語調，他都沒有絲毫困意。

直到放學回到寢室，季郁緊繃的神經才放鬆下來，悠悠地打了個哈欠。

何亞志跑來借洗髮精，見他這樣問道：「下午沒睡嗎？」

「嗯。」季郁靠著椅背懶洋洋地說：「顧大少太影響我睡眠了。」

他一下午就在琢磨為什麼自己睡不著，如果不是系統搞的鬼，就只能是現實生活中的變化，想來想去只想到一個原因——他隔壁多了個人。

穿越前他隔壁已經一年沒坐人了，現在忽然多了個學霸在身邊礙手礙腳，因為不習慣以至於難以入睡。

何亞志眼睛亮了亮，「你們上課一起玩遊戲了？」

季郁睨了他一眼，「他的存在影響我睡眠。」

「習慣就好習慣就好。」何亞志一邊嘀咕一邊往外走。

陽臺門和窗戶都緊閉著，何亞志關上門的一剎那，寢室安靜到極致，彷彿和寢室外是兩個世界。

季郁把手機音量調到最大，隨機播放音樂，接著走到陽臺抽煙。

欸的一聲，門開了，顧琮拉著銀色行李箱走進來，他掃視一圈寢室，目光最後落在季郁指間的煙上，他蹙了蹙眉，神情不悅。

見他不喜煙味，季郁掐滅煙，用手搨了搨，問道：「你要住宿舍？」

「嗯。」顧琮神色微緩，拉著行李箱往裡走，「家裡有點事，這段時間都會住宿舍。」

季郁看了看寢室門口，沒有其他人進來，視線一轉，顧大少爺已經開始鋪床了，頓時覺得新奇。

他以為像顧琮這樣的大少爺都是嬌生慣養，不可能自己鋪床、整理衣櫃等等，就算要住寢室也應該有個阿姨來幫忙，大少爺只要在一旁靜靜地看著就好了。

顧琮注意到他的視線，薄唇抿成一條直線，「覺得我不會做這些事？」

季郁尷尬笑了兩聲，「這麼明顯嗎？」

「我以前有個哥哥，經常要幫他做這些事。」顧琮打開箱子，有條不紊地把裡面的衣物放進衣櫃。

季郁怔了怔，顧琮說的是「以前」，剛才又說家裡有點事……

他不太會安慰人，也不知道怎樣和別人聊家常，便問：「那個……要我幫忙嗎？」

顧琮看了眼季郁敞開的衣櫃，又看了看雜亂的浴室，淡淡地說：「不用了。」

季郁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，沒有發現什麼異常。「那我先去洗個澡。」

顧琮轉身，只見季郁站在衣櫃前大大咧咧地脫下上衣，露出了肌理細膩、骨肉勻稱的背脊，皮膚白到發光。

顧琮的視線在季郁的腰窩處停頓片刻，挪向脖頸。

Omega 的腺體並不是直接裸露在外，而是類似於皮下組織，隱藏在第七頸骨附近的位置，為了便於 Alpha 尋找並標記往往會在外表有紋路提示。

季郁低下頭，露出光潔的後頸，那裡沒有任何紋路。

顧琮挑了挑眉，緩緩釋放費洛蒙觀察他的反應。

季郁揉揉鼻子，心底湧上一股熱意，他悄悄瞄了眼顧琮，在心裡嘀咕道：這顧琮的香水味怎麼越來越濃了，香得他神清氣爽。

他解開皮帶，脫掉外褲，企圖打破這尷尬的氛圍，「你香水味兒挺好聞的。」

顧琮沉默片刻，緩緩開口，「體香。」

季郁以為顧琮是在一本正經的搞笑，他笑得眉眼彎彎，真誠的說：「你真幽默。」

顧琮嗅著空中甜甜的香味，沒有吭聲。

季郁帶著笑走進浴室，心說顧大少看起來冷冰冰的，實際上還挺好玩。

他打開水龍頭剛打濕頭髮，忽然記起來洗髮精在何亞志那兒。

「顧大少，你有沒有帶洗髮精？」季郁探出腦袋，濕漉漉的髮絲服貼地垂在耳邊，顯得越發可愛。

顧琮原本在寫作業，聞言看了眼洗滌用品，「沒有。」

「那我去找何亞志。」季郁扯過浴巾裹住下半身，「你等會兒用我的就行了。」

見他準備半裸著去拿東西，顧琮忍不住出聲，「你不穿衣服嗎？」

「反正大家都是男……」季郁的聲音越來越小。

這裡雖然是男生宿舍，但是外面時不時有女生和宿管阿姨出現，他倒不介意被看兩眼，人家女生就不一定了。

季郁思索片刻，到底套了件外套。

顧琮收回視線，繼續寫作業。

季郁敲響隔壁寢室的門，順便瞄了眼自習室，確定今天沒有女生在。

何亞志很快就來開門了，他手上拿著洗髮精嘿嘿一笑，「我就知道。」

隔著門他都聞到了季郁的費洛蒙味兒。

季郁沒多想，接過洗髮精，「走了。」

「誒？等下！」何亞志湊上前深吸一口氣，驚道：「我怎麼聞到顧大少的味道？」

季郁點了點頭，有些詫異，「他搬進來了，你鼻子還挺靈啊。」

「何亞志，誰啊？」寢室裡面傳來一道耳熟的女聲。

「季哥唄。」何亞志往裡喊道。

季郁腳步一頓，探頭一瞧，就見躺在床上的朱茜笑著朝他揮了揮手，他目瞪口呆

地看看朱茜，又看看何亞志，「你們倆……」

膽子也太大了！

何亞志以為他在說洗髮精的事情，撓撓頭說：「我們倆都洗好了。」

半晌，季郁才委婉地提醒，「寢室隔音不太好。」

言下之意，你們倆收斂點。

知道季郁睡得早，何亞志拍拍胸脯保證道：「放心，我們倆不會吵到你還有顧大少的。」

季郁擠出一個嗯字，不再打擾他們，只是回到寢室後特意走到牆邊站了會兒，沒聽到什麼奇奇怪怪的聲音才去洗澡。

「叮咚——距離任務截止時間僅剩五個小時，宿主目前沒有任何作業是完成的哦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季郁洗完澡走出浴室，隨便擦了兩下頭髮，打開書包回頭問顧琮，

「今天作業是什麼來著？」

顧琮把試卷放到一旁，開始看書，「試卷。」

季郁好奇地問：「你不寫了嗎？」

顧琮瞥了他一眼，語氣很平靜，旁人卻能聽出一種王之蔑視。「寫完了。」

「行吧。」季郁勾勾嘴角，故意說：「那你挺快的。」

顧琮表情未變，彷彿沒有聽懂這句話的深層含義。

季郁翻翻書包，課本、筆盒、作業本等等什麼都有，就是沒有試卷，一張都沒有。

他看得很開，沒帶就不寫了，反正也不是接受不了的劇情。

察覺到他的消極心態，小R努力勸道：「有位思想家說過，『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』」

季郁沒搭理系統，躺上床玩遊戲。

宿舍晚上十一點強制熄燈，不過自習室是通宵的，時不時可以聽見開關門聲，季郁玩了一會兒遊戲就丟開了，抱著被子輾轉反側，操心了一會兒402的兩人，直到萬籟俱寂才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鈴聲一結束，小R就開始嘀嘀咕咕地說個不停。

季郁暈乎乎地坐起來，嗓子疼得難受，過了好一會兒才發出聲音，「什麼？」

「劇情發生在明日中午，學生餐廳三樓，請宿主準備好接受懲罰，一旦被捕捉到企圖篡改劇情的念頭，小R將強行操控宿主身體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季郁啞著嗓子說完，猛咳了好幾聲。

顧琮走出浴室，眉心微皺，「你感冒了？」

「嗯。」季郁慢吞吞地下床，路過顧琮時感受到一股微涼的氣息，舒適地眯起了眼，「我去找汪老師請假。」

顧琮的聲音在耳畔響起，「我會告訴他的。」

季郁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肩，指著自己道：「這可是證據，再說了，就只是個感冒。」

顧琮垂下眼，目光落在季郁碰過的地方，纖長的睫毛遮住了他眼底的情緒。季郁順著他的視線，想起他的潔癖，悻悻地背過手，「我習慣勾肩搭背了，不是故意的。」

顧琮不鹹不淡地應了聲，背上書包離開寢室。

季郁進辦公室的時候汪德輝不在，只有兩三個其他班級的老師在聊天，他一邊等一邊聽著他們聊八卦。

「高二一班新來的轉學生成績很好，拿過不少獎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我有個朋友在他以前的學校教書，好像是因為父母工作的原因才轉來的。」

直到早自習結束，汪德輝才走進辦公室，看見季郁站在辦公桌邊，他心裡咯噔一下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感冒了，有點發燒要請假，不信你摸摸。」季郁咳嗽兩聲，漆黑的瞳仁亮晶晶的，嘴角似翹非翹，一副「我生病了我很理直氣壯」的大爺模樣。

汪德輝瞬間鬆了一口氣，沒有惹事就好，他立馬准假，問道：「要去保健室休息還是要去醫院？」

季郁想了會兒，有些遺憾地說：「保健室吧。」

他現在渾身軟綿綿的，提不起勁去校外玩。

「好，那你去吧，回教室的時候把顧琮和朱茜叫過來。」

「哦。」

轉學生的消息已經傳出來了，高二一班的學生們正聊得熱火朝天，十句話裡有八句都是關於轉學生的。

季郁敲敲門，儘量提高音量，「顧大少，朱茜，辦公室有請。」

朱茜應了一聲，顧琮也站起身往外走，離開前還特意看了他一眼，可惜季郁沒注意到。

他本來不準備進教室的，無奈何亞志一個勁兒的招手，他只好走進去。「怎麼了？」

何亞志神祕祕地說：「咱們班明天有轉學生，還是個——」

季郁打斷他，「我知道。」

何亞志愣了愣，「你知道了？」

「嗯。」季郁呼出一口熱氣，扯了扯領子，「我還知道她學習很好。」

「這你都知道？」何亞志瞪大眼睛，「季哥你是不是和他認識啊？他長得漂亮不？你覺得我和他匹配度有多少？」

「不認識不知道。」季郁低咳兩聲，皺眉道：「你好好對朱茜，別想些有的沒的。」

何亞志懵了，「啊？」

「何亞志，老師叫你過去。」又有同學來叫。

「好的好的。」何亞志不敢耽誤，匆匆撂下一句話，「等我回來再說。」

季郁打了哈欠，腦子又開始暈乎乎的難受，這下連保健室都懶得去了，他揉揉眼睛，趴下就睡，迷迷糊糊間覺得今天的桌子有點軟。

顧琮回到教室看見的就是這一幕——季郁坐在他的位子上，抱著他的外套，雙眼

緊閉兩頰酡紅，看起來睡得很香。

「奇變偶不變，符號看象限，這個不是講過很多次了嗎？」

季郁是被汪德輝難得的大嗓門吼醒的，他眼前彷彿被一層膜罩住了，模模糊糊的，只能聞到鼻尖似有若無的冷香。

他蹭了蹭懷裡綿柔的觸感，緩了會兒，視線逐漸開始清明了，一抬眼就對上了顧琮的側臉。

他的眼窩很深，鼻梁高挺，下頷線的弧度完美流暢，好看的不像話。

季郁就這麼趴著，近距離欣賞這張男女通吃的臉，從額角慢慢挪到下巴，最後看見了「顧琮」兩個大字。

不是顧琮身上穿的襯衫，而是他懷裡的這件衣服。

季郁看了眼自己的座位，忽然意識到了什麼，屏住呼吸默默地轉過頭，想要假裝自己沒醒。

「醒了？」顧琮忽然開口。

季郁一僵，下意識嗯了一聲。

顧琮偏過頭，指尖輕點桌面，「用好了嗎？」

季郁慢吞吞地將外套推過去，嗓音沙啞，「我燒糊塗了。」

顧琮垂下眼，迎面而來的是季郁唇齒間的熱氣，帶著絲絲的甜味，他微微皺眉，眸色轉暗。

季郁低頭，外套依舊是折疊好的樣子，只是變得很皺，領口還有一道可疑的水漬，他頓了頓，小聲說：「要不我洗乾淨再還你吧？」

顧琮盯著他看了會兒，緩緩抬手，用手背碰了碰季郁的額頭。

顧琮的手冰冰涼涼很舒服，挪開的時候季郁莫名有點捨不得，他揉揉眼睛，手臂陣陣發酸，腦袋也開始一抽一抽的疼。

兩人的動靜很小，但架不住汪德輝眼尖，將顧琮測體溫的動作看得清清楚楚。

他徑直走到後排，發現季郁的情況比之前更嚴重了，便道：「顧琮，你送季郁去保健室吧。」

「沒事，我自己去就行。」季郁撐著桌子站起來，眼前忽地一黑，身體往旁邊跌去。

顧琮起身把人扶住，「我現在就帶他去保健室。」

保健室位於教學樓和操場之間，是單獨的一棟樓。

校醫做完檢查，問了些問題便讓季郁去病床上躺著，「吃完藥睡一覺，如果傍晚溫度沒有退下去再吊點滴。」

季郁躺在床上，眼睜睜看著顧琮拿藥過來，然後為他倒了杯溫水，不好意思地說：

「謝謝，你可以先回教室，我沒事了。」

顧琮淡淡地說：「我不準備回去上課。」

合著是趁機翹課啊。

季郁心底的愧疚感減去不少，吃完藥腦袋一歪，睡著了。
顧琮在床邊站了會兒，轉身走到隔壁問校醫，「有費洛蒙試劑嗎？」

傍晚五點，季郁的燒退了，體溫恢復正常，勉強有了點精神玩手機，剛解鎖就收到了何亞志的訊息。

Mr.何：季哥你醒了沒？有什麼東西要帶回寢室的嗎？

季郁想了會兒，緩慢地打字：顧大少的外套。

何亞志回了一個壞笑的貼圖。

季郁發了個問號過去。

何亞志轉發了一個帖子，標題寫著：震驚！兩個A炸天的校草竟然在課堂上做出這種事？

季郁猶豫片刻，點了進去，映入眼簾的是他和顧琮近距離對視的照片，顧琮的手還放在他額頭上，光線濾鏡再加上這肌膚相親的動作，看起來有種說不出的曖昧，底下的留言也是千奇百怪，說什麼的都有。

季郁對這種帖子還挺熟悉的，以前如果他和其他男生勾肩搭背，班上的女生就會發出怪笑，甚至有人寫了想像力豐富的文章。

季郁笑了笑，想要轉發給顧琮，翻遍了好友列表才發現自己並沒有加顧琮的好友。門被敲響了，何亞志背著兩個書包，杵在門口喊，「季哥我來了！」

保健老師探頭過來，一記眼刀飛了過去，「不要打擾其他人休息。」

何亞志立馬噤聲，躡手躡腳地走近季郁，用氣聲問：「感覺怎麼樣？能回寢室嗎？」
「走吧。」季郁掀開被子，他現在已經好多了，就是睡久了背有點疼，不過腦袋還是昏昏沉沉的。

「朱茜也在，她去藥房拿藥了。」何亞志邊說邊納悶道：「對了季哥，你早上那話什麼意思啊？」

季郁問道：「什麼話啊？」

何亞志提醒，「就是那句讓我對朱茜好點的話。」

出門就是廁所，季郁擺擺手，「我先去解決生理問題。」

「好吧。」何亞志歎了口氣，靠牆等著。

朱茜拿好藥，見只有何亞志一人，問道：「季哥呢？他晚上也要留在保健室嗎？」

何亞志往裡指了指，「上廁所。」

保健室的廁所和教學樓的一樣，只不過有股消毒水味兒，季郁慢吞吞地解開拉鍊，慢吞吞地放水，剛解決完生理需求身旁就多了個人，他慢吞吞地扭頭，看清楚來人後嚇得手一抖。

朱茜？他誤闖進女廁了？

各種遮臉的念頭在腦海裡一閃而過，季郁反應過來了。

不對，女廁所哪來的小便斗？

朱茜沒有留意到他僵硬的表情，十分自然地點了點頭，「季哥。」

她拉開拉鍊，掏出了某個東西，緊接著是清晰的放水聲。

季郁倒吸一口氣，視線情不自禁地往下移，接著雙手微微顫抖，難以置信地吐出兩個字，「媽呀……」

朱茜看向季郁，見他神情怪異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季哥你……卡住了嗎？」

季郁愣了會兒，連忙解釋，「不是，我、我想起來手機忘拿了。」

說完，他動作緩慢地走向洗手臺用冷水洗了把臉，總算冷靜下來了。

何亞志聽見了他們的談話聲，走進來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季郁抬眼，看著鏡中白白胖胖、清清秀秀的何亞志，第一個想法是：口味有點重啊……

等何亞志又問了一遍早上的話什麼意思，季郁才恍然大悟，難怪抬水那天大家奇奇怪怪的，難怪朱茜和何亞志一個寢室，難怪朱茜這麼高……

他面無表情，「沒什麼，我就隨口說的。」

聽到了自己的名字，朱茜好奇地問：「什麼話啊？」

何亞志笑嘻嘻地說：「季哥今早說讓我對妳好點。」

季郁根本來不及堵住他的嘴，正愁要怎麼解釋，朱茜一把勾住何亞志的脖子，像男生玩鬧那樣把何亞志的腦袋夾在胳膊窩，邊拍邊說：「好好聽你季哥的話，知道嗎！」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給我鬆手……」

季郁呼出一口氣，一路上看到身材高挑的女生都感覺怪怪的。

晚上顧琮沒有回寢室，季郁打開陽臺門，伴著外界的喧囂聲入睡，一夜無夢。

第三章

第二天清晨，學校格外熱鬧，因為停電了。

早上前兩節課還好一點，第三節課開始氣溫逐漸升高，不少同學們都躁動起來。

「你收斂點費洛蒙啊。」

「我熱死了。」

「心靜自然涼，你這是燥熱。」

汪德輝特地來教室安撫道：「再堅持兩節課，學校已經叫人來修了，最晚中午就有電了。」

季郁眉心緊皺，有點受不了，明明窗戶都開著，呼吸間還是有股膩人的香味。

他想著還沒出現的顧琮，心說這傢伙是不是知道今早停電？

感受到身後越來越強的壓迫感，何亞志轉身問：「季哥你還好嗎？」

「不好。」季郁將前額的碎髮往後捋，眉眼間盡是不耐，他往後一靠，隨意地解開幾顆扣子，問道：「寢室也沒電嗎？」

空氣中 Alpha 的費洛蒙越來越濃郁，何亞志瞅了瞅班裡面色紅潤的 Omega 們，點頭道：「寢室那邊也停了，好像是昨晚修路的施工團隊操作失誤，要不向汪老師請個假去校外？」

「算了，中午有事。」他倒是想請假，可必須走劇情，想到等會兒還得去被熏，他更煩躁了，起身道：「我去吹風，電來了叫我。」

教室外雖然有點熱，但沒有惱人的香味，季郁挑了棵枝葉繁茂的大樹，懶懶地靠著乘涼。

「叮咚——距離劇情開始還有兩個半小時，請宿主做好準備哦。」

季郁點了根煙，說道：「我還不知道女主角長什麼樣子。」

他隱約記得小說裡描寫女主角的詞彙是短髮、巴掌大的臉、大眼睛、翹鼻、櫻桃小嘴什麼的。

小R沉默了一會兒，「收到宿主回饋，女主角出現時小R將會提醒。」

季郁還有問題想問，忽然聽見前方傳來了女孩子帶著哭腔的聲音，「張沖，已經上課了，你讓我回教室吧。」

這聲音聽著有些耳熟，他朝聲音方向走去，就見陳瓊思被人堵在牆角，臉色發白，眼眶微紅，手中的袋子掉在地上，散落了不少東西。

季郁眯了眯眼，上前兩步抬腳踹在張沖的屁股上，張沖上次的傷還沒好全，這一腳下去頓時跪了。

季郁走到他面前，挑了挑眉，「倒也不用行此大禮。」

張沖抬頭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季郁！」

季郁冷笑一聲，「怎麼？上次沒挨夠揍？」

在喜歡的人面前被落了面子，比在廁所被暴揍還要嚴重，張沖從地上爬起來，面色陰沉，「季郁，你給我等著，老子他媽不搞死你就不姓張！」

季郁嗤笑道：「想和你爹我姓？」

張沖不怒反笑，「希望你過兩天嘴皮子也能這麼利索。」

說完，他拍了拍膝蓋，一瘸一拐地走進教學樓。

陳瓊思嚇得不知所措，眼眶蓄滿了淚水。

她身上的香味很重，熏得季郁有點頭疼，「妳快回教室吧。」

陳瓊思扁了扁嘴，下一秒嚎啕大哭，「怎、怎麼辦啊季哥……」

季郁幫她撿起地上的東西，耐下性子安慰道：「沒事的。」

陳瓊思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「可、可是……張沖他、他家給學校捐……捐了不少錢。」

季郁隨口道：「顧大少也給學校捐了不少錢。」

話音剛落，身後響起了某人冷淡的聲音，「嗯？」

季郁側了側身，神色不變，勾唇道：「我說錯了？」

顧琮掀了掀眼皮，看著他漆黑明亮的眸子，緩緩道：「沒有。」

陳瓊思擦乾淨眼淚，看看突然出現的顧琮，又看看面帶笑意的季郁，覺得自己不應該出現在這裡，她抽抽噎噎說：「我、我不打擾你們了。」

說完，她就快步離開。

顧琮瞥了她的背影一眼，問季郁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季郁把事情來龍去脈說了一遍。

顧琮聽完只說了一句，「學校有監視器。」

季郁細品了一會兒，才意識到顧大少說這話是在安慰自己，他彎起嘴角，「我沒

擔心這事。」

「那你在擔心什麼？」

口袋裡的手機震動兩下，季郁看看訊息，笑道：「擔心學校什麼時候有電啊，現在不用擔心了。顧大少，加個好友唄。」他晃了晃手機。

顧琮拿出手機，他社交軟體的暱稱只有一個顧字，頭像是一個木製秋千。

季郁盯著頭像看了會兒，心想顧大少還挺有少女心的。

「外套我已經洗好了。」他把外套晾在陽臺的照片發給顧琮，並且強調道：「手洗的。」

寢室每一層都有投幣式洗衣機，但看見有人從裡面拿出雙鞋子後，他就打消了用洗衣機洗的念頭。

顧琮抿了抿唇，「洗乾淨了嗎？」

季郁挑眉，「您老回寢室親自檢查啊。」

顧琮沒說什麼，兩人便一起回了教室。

教室的溫度很快就降低了，但香味還是濃，季郁悄悄往右挪了挪椅子，冷冽的清香鑽入鼻腔，緩解了不適感。

還是顧大少的香味比較好聞。

他心頭微動，升起一個念頭，湊過去小聲問：「顧大少，你香水哪兒買的？」

顧琮指尖頓了頓，吐出三個字，「非賣品。」

這個答案在季郁意料之中，大少爺的香水怎麼著也得是獨家定製，他轉而說：「你中午有什麼安排嗎？」

顧琮冷淡地說：「有話直說。」

季郁摸了摸鼻子，「想請你吃飯表達一下謝意。」

這是目的之一，之二則是想借顧大少的香味聞聞。

顧琮睨了他一眼，「病好了？」

季郁面不改色，「好了。」

下一秒，季郁眼皮底下多了一個長得很像溫度計的東西，但單位不是攝氏，而是M。

顧琮半闔著眼，嗓音低啞性感，「含著。」

季郁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道：「顧大少可要對我負責啊。」

說完，他張嘴含住，把溫度計推入下顎，抬手扶著顧琮的椅背，在他耳邊含糊不清地說：「顧大少，我要含多久呀？」

「五分鐘。」感覺到混著甜香的呼吸噴吐在頸側，顧琮蹙了蹙眉，「別鬧。」

季郁惡作劇得逞般挑眉一笑。

顧琮收回目光，薄唇微動，這人真有點欠。

怕顧大少惱羞成怒，季郁沒有再開玩笑，乖乖地含了五分鐘才把溫度計還給顧琮。

「你看，沒發燒吧？」

Alpha與Omega除了後頸的腺體能分泌費洛蒙外，體液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費洛蒙，這個類似溫度計的東西是通過唾液費洛蒙濃度檢測性別的，出錯的可能性近乎於

零。

顧琮偏了偏頭，「嗯，沒發燒。」

他看著季郁精緻漂亮的眉眼，的確是個 Alpha……

午休鐘聲一響，小R就蹦了出來，「叮咚——距離劇情開始還有一個小時，請宿主及時前往三樓學生餐廳。」

季郁在心裡歎了口氣，「走吧，吃飯去。」

季郁和顧琮同時出現的剎那，三樓學生餐廳的 Omega 們明顯騷動起來，與同伴交頭接耳，面紅耳赤的說著虎狼之詞。

季郁現在已經能淡定地聽他們聊天了，發情這兩個字他都聽倦了。

買好午飯後，季郁挑了個比較通風的靠窗位置，再聞著顧琮的味道，他勉強有了些食慾，夾了筷排骨慢吞吞地嚼著。

「叮咚——距離劇情開始倒數一分鐘，六十、五九、五八……」

季郁戳著飯，漫不經心地打量著路過的女生們。

「……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」

倒數一結束，一盤咖喱飯從天而降，撒在季郁的手臂上，他緩緩抬眼，看見一張驚慌失措的小臉。

「對、對不起！」

「劇情開始，請宿主念出臺詞，『你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嗎？』」

季郁怔了怔，視線慢慢往下移，看到了那人凸起的喉結……男的？

「察覺到宿主消極心態，請盡快念出臺詞。」

季郁的震驚還沒緩過來，下意識照念，「你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嗎？」

聲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讓周圍的人聽見。

顧琮拿筷子的手頓住了，隔壁桌何亞志的勺子掉了，不遠處陳瓊思的嘴巴張大了，整間學生餐廳頓時陷入詭異的寂靜……

季郁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回的教室，等他再清醒過來已經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。

小R正在念任務，「任務三：從今天到週五，每天上課都要積極回答問題，每天答對一道可獲得獎勵耳聽八方，如有一天沒完成將進行懲罰：在體育課上聞女主角的費洛蒙，並且念出臺詞，『Omega，不要輕易挑戰我！』」

季郁面無表情，「女主角？」

你家女主角是男的？你家女主角有喉結？

小R委屈道：「張爾就是女主角呀，他是 Omega，你是 Alpha。」

什麼鬼，Omega 不是陳瓊思嗎？

某個不可思議的念頭浮現在腦海，季郁眉心一跳，難以置信地問：「Omega 不是指一個人，而是指一類人？」

「是的。」小R笑嘻嘻地說：「為了方便宿主理解，小R特地用您原先世界的稱

呼稱呼張爾為女主角哦。」

「真是謝謝你了……」季郁咬牙切齒，灌了一大杯冷水，總算冷靜下來了。擔心小R又會自作聰明，他自己上網搜索 Alpha 和 Omega 到底是什麼，打開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門。

這個世界分為三種性別，Alpha、Beta、Omega，每種性別都分男女。

三種性別各有優缺點，Alpha 身體素質強悍，女性 Alpha 也有男性生殖器，但無論男女都無法受孕，只能讓別人懷孕；Beta 身體素質一般，無論男女都可受孕；Omega 身體素質較差，只能受孕，不能使別人懷孕。

除了懷孕這點，Alpha 和 Omega 的費洛蒙強，容易互相吸引，每個 Omega 都有發情期，會本能的釋放費洛蒙誘使能匹配的 Alpha 標記自己，同理 Alpha 也可釋放費洛蒙吸引 Omega。

那網頁介紹性別及標記的方式非常生動，除了文字之外還有 3D 模型，兩個人物邊啪啪啪邊咬脖子，似乎在告訴季郁如果不好好學習就要出櫃了！

午休時間過了一大半，同學們陸陸續續回到班級，噹噹咕咕聊著中午學生餐廳的鬧劇，邊說邊偷瞄季郁。

何亞志屏住呼吸，蹣手蹣腳地回到座位，感受到身後的低氣壓，他小心翼翼回頭，抬手發誓，「季哥我發誓，論壇上的帖子不是我發的，真的，我那會兒都懵了，怎麼還會有空發帖呢。」

季郁幽幽地看著他，從頭打量到腳，他的性別觀剛被顛覆，所以哪怕知道何亞志就住在隔壁寢室，他還是不由自主懷疑何亞志的真實性別。

半晌，他開口問：「你是 Alpha？」

這是個單純的問句，但在何亞志聽來就是在質問他到底算不算個 Alpha。

何亞志欲哭無淚，「季哥我錯了，我應該在發現朱茜發帖的那一刻制止她的，可是等我撿起勺子，那帖子都爆了……我、我晚上就去偷朱茜的手機把帖子刪掉。」

季郁眯了眯眼，「什麼帖子？」

「就你和那個 Omega 的帖子……」何亞志弱弱地說，他戳了戳手機，點開帖子就要給季郁看。

「不看。」季郁沒好氣地拍開，他要把那段記憶塵封起來，從現在開始重新做人。

「好吧。」何亞志低頭看看照片裡的張爾，忍不住好奇心，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季哥，你喜歡這種類型的 Omega 嗎？」

是因為一見鍾情才能說出那種話？

這傢伙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季郁冷笑一聲，「我喜歡女的。你是不是嫌自己多了個玩意兒，廢話這麼多？」

何亞志下體一涼，連忙轉身坐好。

季郁看了眼黑板，下午第一二節是數學課。

汪德輝上課的時候會一直提問，不過都是基礎概念的問題，只要預習過就很容易答出來。

季郁翻了翻抽屜，找到一本嶄新的數學課本……課上到哪兒了？

「必修一？」顧琮冷淡的嗓音自頭頂響起。

季郁快速瀏覽目錄，嘀咕道：「我記得前兩天在講必修一啊。」

「那是複習。」顧琮瞥了他一眼，「高一就上完了。」

江德中學作為重點高中，各科的課程進度都很快，高二下學期的時候要確保所有進度都學完，高三就是複習複習再複習。

季郁有些茫然，「那我們在上哪本？」

「必修二。」顧琮側頭看著季郁翻箱倒櫃地找書，低聲問：「你要聽課？」

「我能不聽課嗎？」季郁哼哼兩聲，現在的劇情還只是扯扯嘴皮子，再過段時間就要下嘴了，下哪兒可沒個準。

找了十幾分鐘，季郁終於在英語課本裡面找到了必修二。

上課鐘響沒多久，汪德輝走進教室，身後還跟著個身材嬌小的漂亮男生，他敲敲黑板，「這位是咱們班的新同學，來，先做個自我介紹。」

張爾站在講臺上，神情緊張地說：「大家好，我叫張爾，弓長張，偶爾的爾。」

汪德輝看了看座位，說道：「先和陳瓊思一起坐吧，過兩天再換座位。」

論壇的帖子把張爾的臉拍得清清楚楚，很快就有人認出了他，同學們紛紛開始討論，還開始猜測季郁會有什麼反應？

季郁什麼反應也沒有，他咬著筆正在預習，準備等會兒回答問題。

汪德輝說了幾句要好好照顧新同學之類的話，正式開始上課。「這節課講直線、平面垂直的判定和性質，誰來說一下垂直的定義？」

季郁立馬舉手。

汪德輝愣了愣，語氣帶著不確定，「季郁？」

半個班齊刷刷回頭。

季郁很習慣受人矚目，他站起來面不改色地背出定義，「如果直線 l 和平面 α 內的任何一條直線都垂直……」

汪德輝震驚了，過了好一會兒才點點頭，「完全正確，坐吧。」

「叮咚，恭喜宿主今日回答問題的任務已完成，請再接再厲哦。」

季郁鬆了一口氣。

何亞志驚呆了，季哥居然主動回答問題？回答對了還如釋重負？這突如其來的表現慾真的不是對張爾一見鍾情？

季郁懶洋洋地靠著椅背，漫不經心地轉著筆，他好久沒有主動回答問題了。

想到以前的事，季郁煙癮又有點犯了，他拆了兩顆糖嘎迸嘎迸地嚼著，聲音不小，足以引起注意。

顧琮偏頭，看著他微微鼓起的臉頰提醒道：「垃圾掉了。」

季郁低頭發現腳邊的糖果紙，他俯身去撿，椅子重心不穩歪了歪。

顧琮下意識伸手去扶，椅子是扶住了，季郁卻摔進他懷裡，他怔了怔，眼裡劃過一絲異樣。

Alpha 甜甜的香味湧進鼻腔，和之前相比多了點奶味，莫名的更勾人了。

季郁也懵了，不是因為倒在顧琮身上，而是因為顧琮身上的香味讓他想起一件事，

這個世界的人有所謂的費洛蒙！

他身體僵硬，好一會兒才慢吞吞地補充道：「作為 Alpha，我覺得你的費洛蒙挺好聞的。」

半晌，季郁聽到頭頂一聲輕笑，低沉又帶著些許磁性，聽得他耳朵一麻。

「季郁，你是不是沒上過健康教育？」

季郁頓了頓，以前的健康教育課他都沒怎麼認真聽，至於這個世界的健康教育更是從來沒上過……

他坐回自己位子，想到一個合理的說法，「我可能在睡覺。」

顧琮瞥了他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也是。」

淡淡的香味還殘留在周身，季郁轉著筆，心底莫名湧上了燥意，他扯扯衣領，呼出一口熱氣。

血液彷彿在往腦子裡沖，強迫他集中注意力，催促他做什麼事情。

季郁緩緩地偏過頭，偷偷看了眼顧琮，他正抿著唇在看課外書，書上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。

季郁這才發現顧大少看的是全英文的課外書，他磨了磨後槽牙，又拆了顆糖。

連著兩節數學課，汪德輝都重點注意季郁，時不時走到後排看看，時不時讓他回答問題，要不是小 R 不允許一天內回答完所有問題，季郁光這兩節課就能完成任務了。

下課鐘響，汪德輝掃視一圈教室，點名道：「季郁和陳瓊思跟我去趟辦公室。」

被老師拎去辦公室對季郁來說是家常便飯，他一臉無所謂。

陳瓊思則有些緊張地走在季郁身旁，小聲問道：「季、季哥，怎麼辦啊？」

「什麼怎麼辦？」季郁愣了下，不知道她在問什麼。

陳瓊思剛要開口，汪德輝指著辦公室的牆角，「瓊思，那邊是學校新訂的卷子，妳點下數量對不對。」

陳瓊思點點頭。

汪德輝把季郁拉到旁邊，問道：「顧琮是不是已經搬進學生宿舍了？」

季郁點頭，「嗯。」

汪德輝笑道：「高三不會再換寢室了，你和顧琮可能要當兩年的室友，顧琮學習好，知識面廣，自制力強，你多學學他的長處，現在才高二，好好學習還來得及，今天上課你的表現就很好，長此以往……」

季郁打了個哈欠，有一搭沒一搭地應著。

直到陳瓊思點完卷子，汪德輝才意猶未盡地停下來，擺擺手道：「好了，季郁你先回去上課吧。」

季郁看了眼陳瓊思抱著的卷子幾乎要抵到她下巴了，上前主動道：「我拿吧。」

陳瓊思臉一紅，「謝、謝謝。」

季郁笑了下，「應該的。」

汪德輝對陳瓊思招了招手，「瓊思，數學聯賽的事情已經定下來了，妳這段時間認真準備準備。」

陳瓊思點頭，「好的老師，我會努力的。」

「還有……」汪德輝打開保溫杯，喝了口茶，不疾不徐地開口，「張爾會和妳同一間寢室，作為班長，妳有責任和義務幫助新同學，要和他好好相處，生活常規什麼的也記得告訴他。」

聽見張爾的名字，陳瓊思咬了咬唇，悄悄看了眼季郁的背影，「好的老師。」

「妳辛苦了。」

陳瓊思糾結片刻，猶豫著開口，「汪老師，我早上遇到國際班的……」

辦公室的門被敲響，英語老師站在門口說道：「汪老師，要開會了，你還不走嗎？」

「我都忘了！」汪德輝連忙起身，「等我回來再說吧，妳先回去上課。」

陳瓊思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瞬間就沒了，「好……」

下午天色轉暗，最後一節課結束的時候，空中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，不想淋雨的人匆匆跑回教室拿傘，懶得去拿傘的人則隨意地邁入雨中。

何亞志剛想說他要回教室拿傘，季郁已經走下臺階淋雨了，他連忙喊道：「季哥你等等我。」

季郁懶洋洋地回頭，看見了站在臺階上的顧琮。

他身形修長，薄唇抿成一條直線，神色冷淡疏離，雖然是站在人群中，但明顯能感受他和其他人的格格不入。

似乎是注意到了季郁的目光，顧琮掀了掀眼皮，淺棕色的眸子望了過來。

季郁忽然有種說不出的感受，他問何亞志，「你的傘放哪兒了？」

「在教室抽屜裡啊。」何亞志有些懵，「怎麼了？」

季郁正要說「給大少爺送傘」，只見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走向教學樓，對著顧琮頷首示意，主動為他撐傘。

顧琮微微皺眉，低聲對中年男子說了些什麼。

「沒什麼，就問問。」季郁收回目光，摸了摸鼻子，「走吧。」

走進寢室的時候雨勢轉大，哪怕陽臺門是關著的也能聽到外面劈里啪啦的聲音，洗完澡收了衣服，季郁打開書包，獨自對著作業發呆。

他荒廢學業太久了，一下子進入不了學習狀態，就這樣發呆到七點，拎著書包走進自習室。

自習室的人不少，認識季郁的人詫異地看了他一眼，隨後低頭學習，周遭安靜得只有翻頁和筆尖摩挲紙張的聲音。

季郁戴上耳機邊聽歌邊看書，他沒有要寫作業，而是打算把落下的課先過一遍。不知過了多久，耳機突然被摘了下來，季郁不悅地抬頭，對上何亞志瞪圓的眼睛。

他壓低聲音，難以置信地問：「季哥你怎麼在自習室啊？」

季郁晃了晃手裡的書，給了他一個「你問什麼廢話」的眼神。

何亞志腦海裡閃過張爾的臉，倒吸一口涼氣，好一個禍國殃民的 **Omega**！

他坐到季郁對面，一邊寫作業一邊小心打量，發現季郁真的在認真學習，內心更

驚悚了。

季郁被看得不耐煩，啪的放下筆，拍拍身旁的位子壓低聲音道：「過來。」

何亞志心驚膽戰地坐過去，小聲說：「我什麼都沒說啊。」

季郁鼻翼微動，眯了眯眼，「你的費洛蒙……」

何亞志不解，「咋了？」

季郁吐出三個字，「有點煩。」

何亞志委屈巴巴地說：「咱們都是 Alpha 啊。」

Alpha 只和 Omega 的費洛蒙互相吸引。

季郁皺眉，心說明明顧琮的費洛蒙就挺好聞的。

他俯身盯著何亞志白白胖胖的臉，再次嗅了嗅，還是有點煩。

近距離看著季郁的盛世美顏，何亞志覺得小心臟又要不受控制了，他連忙抱起課本，「我還是換張桌子吧。」

季郁低哼一聲，低頭看書，心卻靜不下來，總覺得缺了什麼，最終他煩躁地闔上書，起身回寢室。

此時顧琮渾身濕透地站在衣櫃前，髮絲濕成一縷一縷的，校服緊貼著身體，水珠滴滴答答的往下淌，看起來有些狼狽。

季郁腳步一頓，愣愣地說：「我以為你回家了。」

顧琮抿唇，語氣平靜，「這段時間都不會回家。」

季郁動了動嘴唇，最後還是沒多說，怕戳到顧琮的傷心事，只道：「你快去洗澡吧，等會兒要感冒了。」

顧琮應了一聲，問道：「我的衣服你也收了嗎？」

「可能吧，我看看。」

「那我先去洗澡。」

「嗯。」季郁把書包扔到桌上，翻了翻衣櫃，找到了繡著顧琮二字的校服外套。他看了半晌，鬼使神差的低頭聞了聞——沒有顧琮身上的味道，只有洗衣精的香味。

「噁——」浴室的門打開，顧琮半裹著浴巾站在門口，靜靜地看著季郁。

季郁眼疾手快把衣服塞回去，面不改色地說：「我沒找到！不過你怎麼這麼快洗好了？」

「忘拿衣服了。」顧琮瞥了眼他微紅的耳後根，輕飄飄地問：「怎麼會沒找到呢？」

「今天風大，可能被吹走了。」季郁心虛地攏了攏衣服，把那件校服外套擋住。

「明天去樓下找找，說不定能找到。」

「不用，送他了。」顧琮意味深長地說。

季郁有些懷疑顧琮這話是對他說了的，於是等顧琮回去洗澡，浴室傳出水聲的時候，他走到顧琮剛才站著的位置望向自己的衣櫃，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。

怎麼可能從一模一樣的幾件校服裡分辨出哪件是自己的，更何況他一百八的大高個就擋在衣櫃門口。

季郁鬆了一口氣，上床睡覺，至於衣服以後再說。